

## 难嫁的公主们

在唐文宗太和年间,共有四位公主因为出嫁难,先后进入道观当了道士(其中有三位公主同时入道)。她们是唐顺宗的三个女儿——浚阳公主、平恩公主和邵阳公主,外加唐宪宗的女儿永安公主。据《新唐书·公主传》记载:“浚阳公主,崔昭仪所生。太和三年,与平恩、邵阳二公主并为道士。”

有什么依据能说明这几位公主因为出嫁难才去当道士了呢?我们不妨先看一看她们的年龄。史书对她们的年龄没有特别精确的记载,但可以在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推测。平恩公主与邵阳公主在唐顺宗的女儿中是最小的,唐顺宗卒于元和元年(806)正月,时年46岁。假设平恩、邵阳二公主是遗腹女,此时尚未出生,那么到太和三年(829年)她们就都已经23岁了;如果在她们的父皇唐顺宗驾崩之前已经出生,她们的年龄就超过了23岁。而浚阳公主在太和三年,应该已经29岁。永安公主在长庆初年(821年)和亲远嫁,后因和亲对象去世,和亲未成,按照唐朝人最小的出嫁年龄15岁来算,到太和三年入道,她至少23岁。23岁的年龄对于现代人来讲当然不算什么,但是在古代,女子15岁就是及笄之年,意味着已经成人,可以谈婚论嫁了。23岁的公主们在当时绝对已经是高龄剩女了。

这四位因出嫁难而入道的公主只不过是唐代难嫁公主的缩影而已。还有几位公主也是未婚出家去做道士的:如唐代宗的女儿华阳公主,唐德宗的女儿文安公主,唐宪宗的女儿永嘉公主,唐穆宗的女儿安康公主和义昌公主等。据统计,在中晚唐时期就有13位公主入道修行,在初唐仅有四位(实际上是三位)。根据李嘉佑先生的研究,这些公主

这个标题与许多人的常识相违背,因为有句大家很熟悉的话叫作“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是在唐代,这句话和实际情况真的不一样,在中晚唐时期,大唐公主们难嫁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

多是出嫁无望,在皇宫中生活多年之后方才入道的。

众多公主除了因婚姻无望、最终无奈入道修行之外,还有几位公主一直终老深宫,终生未嫁,她们是唐文宗的女儿朗宁公主、唐宣宗的女儿平原公主等。

## 为何公主难嫁?

公主们大龄出嫁、终身未嫁或者入道修行,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中晚唐的公主们出嫁难。为什么皇帝的掌上明珠出嫁会这么难,甚至嫁不出去呢?人是时代当中的人,任何人都脱离不了时代的影响。唐代公主们的难嫁命运,也主要是时代的产物。政局动荡、国势衰微影响着公主们的命运。

百姓常言,“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儿”。在政局动荡的乱世,所有人都逃离不了命运的牵绊与捉弄,即便是血统高贵的公主们也无法幸免。因为公主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所以公主的出嫁不能像百姓之家的女儿们一样简单随意。公主出嫁有着一整套十分繁琐的流程,除了要挑选合适的对象以外,必须要经过册封、赠封邑、开府设官等一系列礼仪和程序。初唐政局稳定,公主数量也不多,绝大部分公主都可以按时出嫁。但是随着公主数量激增,为更

# 唐代公主出嫁难

◆ 刘玉琪

好地处理公主出嫁的诸多繁杂事宜,唐玄宗李隆基专门设立礼会院,全权负责公主们的出嫁事宜。

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后,李唐政权逐渐走向衰微,许多机构名存实亡,礼会院也一直是“废而不修”。唐德宗即位后,政局相对稳定,他开始关心起公主与宗室女儿们的出嫁之事。看到相关情况的德宗皇帝自己也吃了一惊,有些女子已经超过了出嫁年龄16年却不获觐见,有些人头发都已经白了。见此情形,皇帝十分伤感,决定“叙用支属,以时婚嫁”,着手解决公主们的出嫁之事。但是二十几年的时光过去,积压下来的未出嫁的公主和宗室女儿们实在太多。

## 政治婚姻政策带来的苦果

皇室的婚姻从来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联姻是皇家巩固统治、拉拢人心的重要手段。在初唐,公主出嫁的对象多数是姻亲和勋贵子弟。唐代公主们难嫁和皇室联姻对象的转变有很大关系。在中晚唐,公主们择婿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从勋贵转向了士族。为什么此时的皇家更加青睐士族,更愿意和士族联姻呢?

最重要也是最现实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安史之乱”

后,藩镇势力崛起,藩镇的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在权力传承上,往往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朝廷只能事后加以追认,俨然成为独立王国,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原来外轻内重的权力格局变成了外重内轻,中央的权威一落千丈,正在慢慢失去对地方的控制。

为抗衡藩镇、打压地方势力,皇室将目光投向了在中央的朝官。中晚唐时期,通过科举制,士族通过考试担任中央高官的例子比比皆是。当时,士族势力之大令人惊诧。有人对唐代的宰相做了具体而专门的统计,出身世家大族的宰相数据如下:清河崔氏在唐代共出12位宰相,中唐以后有8位;范阳卢氏共出宰相8人,中唐以后有6人;太原王氏出宰相7人,在中唐及以后就有5人;赵郡李氏共有宰相17人,中唐以后有9人;荜阳郑氏一门11位宰相均出自中唐以后。出身于其他士族的宰相也为数不少。衰微中的皇室看到了这一点,对联姻对象进行调整也是必然。联合士族打压藩镇,就成为中晚唐皇帝们的不二选择。据历史记载,中晚唐时期先后有唐德宗、唐宪宗、唐宣宗和唐文宗四位皇帝热衷于和士族结亲,想挑选士族子弟做驸马。

然而,面对皇家的绣球,士族们

多数放弃了成为东床快婿的机会,很少有人会选择迎娶公主。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中,出身士族的驸马数量极少。这个现象很有趣,怎么会有拒绝成为驸马这样好机会的人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士族的门第观念了。当时的婚姻讲究的是门当户对,极其重视门第出身,士族热衷于和自己门第对等的士族结亲,对皇族还真的是不感兴趣。贵为天子的唐文宗就因与士族联姻不顺,愤怒地感慨道: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清河崔氏和山东卢氏是当时有名望的世家大族)?

## 父亲早逝,家庭关怀不够

古代婚姻没有自主自由,凭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自家庭的关怀、父母的操持对于子女婚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自中唐后,政局动荡,皇位更替极快,皇帝们在位时间较短,去世时大多非常年轻。他们的女儿还没有机会得到父皇的爱,抑或刚刚成年,父皇就已经离世,没来得及对女儿的婚姻做出安排,这些年幼的公主很难获得正常的家庭关怀。

比如朗宁公主,她是唐文宗的女儿,唐文宗死于开成五年(840年),在软禁中病亡。父皇去世的那一年,朗宁公主才14岁。如果没有宫廷政变,唐文宗肯定可以为女儿找一个好归宿,然而不幸的是父亲死得太早,朗宁公主到40岁去世时依旧孤身一人。唐穆宗死时年仅30岁,女儿们都未成人;唐敬宗死时年仅18岁,留下的3个女儿还都是儿童的年纪;唐武宗去世时33岁,留下7个年幼的女儿。在深宫高墙中的她们虽然可以锦衣玉食、生活无忧,但必定度过过“为何生于帝王家”的感叹。

(选自《百科知识》)

## 回忆长乐邨

——在公公丰子恺身边的日子

丰南颖 丰意青



丰南颖 丰意青

从小就听爸爸妈妈说,青青的健康出生和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公公的帮助。妈妈生青青的时候,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之尾,全国粮食短缺,即使在上海,粮食也是定量配给的,按规定成年在职妇女每月有29斤粮食,家庭妇女每月25斤粮食。但是一吟孀孀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节约粮食,自愿将她自己的,公公的和妈妈的定量降低到每月仅18斤,相当于十岁儿童的定量。这一来可是苦了怀孕的妈妈,她每天饿得饥肠辘辘。长乐邨93号里除了英娥阿姨之外,妈妈早上最早起床,以便赶上江湾上班,她不敢多吃,到了上午十点就饿得快要晕倒。公公知道后很担心妈妈营养不够,特地将他政协文化俱乐部的餐券给了爸爸,让他和妈妈可以常去那里吃饭增加营养。爸爸告诉青青,即使这样,青青出生时还是又瘦又小,弱不禁风,幼年期间动不动生病去医院打针吃药,还一直有气管炎。他们当时担心青青是否能够存活,在公公的建议下,爸爸费尽心思托了他在美国定居的老同学,寄来雀巢公司的罐装奶粉喂青青,青青才总算活下来并健康长大。爸爸后来开玩笑说,靠美国寄来的营养品喂大了青青。

青青童年最早家的记忆,是复旦第二宿舍的一座日本式的平房,一幢全是我们家住,回想起来那是个完美的家。前后窗子很多也很大,天气晴朗时,阳光透过朝南的一排大窗子洒落进来,房间里充满了光明和温暖。从大窗子望出去是一个美丽的大园子,妈妈种了很多花卉和蔬菜,有十姐妹、喇叭花、向日葵、黄瓜、扁豆、玉米、赖皮瓜、番茄等,靠院墙种的不知叫什么花,开出来花朵绚丽多彩,花蕊拔出来可以吸到甜汁。前门两边开满了淡蓝色的喇叭花,夏天的清晨,纤巧的花瓣上沾满了珍珠般晶莹的晨露。透过架子上的藤叶可

以看到正在成长中的丝瓜、黄瓜和番茄。向日葵最让青青入迷,不仅看着金黄的花盘随着太阳转,百看不厌,而且每次收瓜子、炒瓜子、吃瓜子,都是新鲜有趣的经历。后门外两小块地种的是花生,每年收获后炒了吃或用盐水煮了吃,极其新鲜,美味

无比。当年的复旦周围全是农田,一片宁静的乡村景色。离我们家不远是苏步青的别墅,青青稍大些后常去苏步青家附近采马兰头、抓蝌蚪、滚铁环。当年的青青是个地地道道的假小子。

青青和姐姐虽然年龄相仿,幼年时不常住在一起。姐姐大部分时间在长乐邨与公公婆婆一起住,青青和父母住在复旦,靠近他们的工作地点。姐姐有时回复旦小住,我们便一起玩“办家家”、搭积木,共享自家园子里的新鲜瓜果。青青和爸爸妈妈经常去长乐邨看姐姐和公公婆婆,习惯于郊区生活的青青,去市区看公公婆婆有去迪士尼游乐园的感觉:阿咪、秋千、钢琴……数不清的新鲜事物。每次去长乐邨公公总是陪我们玩,印象最深的是公公教我们向来弄堂里兜售的小贩买冷饮吃,二楼室内阳台窗口边有一个大木箱,供公存放画和书法作品,我们年幼个子矮,爬上木箱才能看到窗外。

另外一件回味无穷的活动是荡秋千。93号大门进去右面有扇门是通向客厅的,公公请人用粗绳将一个木小凳挂在门框上,就成为一个小秋千架,给小孩子玩正好,我们轮流坐上小凳,由公公推我们荡秋千,可以百玩不厌。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楼梯扶手是天然的滑梯,我们抢着从上面滑下来,比赛谁滑得快。楼下客厅的屏风用来捉迷藏,或互相追逐也其乐无穷,打开钢琴盖随便乱敲一通,就能发出悦耳的“音乐”声,在大门外的几格水门汀台阶上,跳上跳下好不快乐,还有在天井里跳绳、用粉笔画格子来跳房子……天井的尽头有一个半圆形的水泥墩,小时候听公公说那是白象的墓,这个水泥墩如果今天尚在的话,可是多年风风雨雨的目睹者,只是它无法告诉我们而已。当年的39弄93号,从早到晚充满了欢笑声,每次青青从长乐邨回复旦都是精力尽,通常在回家的路上就睡着了。

## 46.新社会新生活

现在,菊香贞子细心观察蒯佩瑶听到这个故事高潮部分时的反应。一个被最亲近的人埋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揭开以后,她会恍然大悟,大骂刘云翔的背叛?或者一声叹息,懊悔不已?命运被人左右,是这个世界上最窝心的事情,况且那个夜晚之后,邓氏一家的生活轨迹就被改变了。可是这个老太太为什么还一副心如止水的模样?

“他有什么需要忏悔的呢?这不过是命运罢了。我们都是些命运出了差错的人,可是哪个人的人生又不出点错呢?”“妈妈桑认为刘先生的选择错了?”“不,他选择了,无论对错,我都尊重。”蒯佩瑶肯定地说。“当我们坐着解放军的卡车回到重庆时,我心里不是失望或愤怒,而是又重新升起了希望。我这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爱这座城市,多么离不开这有雾、有山、到处是坡坡坎坎,还有两条大江拥抱的故乡,因为我要在这里等一个人啊!这里需要一双守候的眼睛。”“妈妈桑,你等了多久?”蒯佩瑶沉思良久,似乎要把那最沉重的一页翻出来,需要静下心来,积蓄勇气。

1950年冬天,家都面临全新的生活。旧政权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得重新进入西南军政大学重庆分校学习。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里,大家的身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蒯佩瑶为代表的人是需要改造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刘云翔是新政权的功臣,还给他颁发了勋章。那天刘云翔是来军政大学为大家讲课的。但昔日爱人在下面听,他站在讲台上怎么讲课?等大家都坐进教室了,代课的老师才来说,请来作报告的那个功臣忽然发病,回去了。哈哈,这大约是刘云翔第一次当逃兵。

刘云翔是不懂政治的。他先是在解放军的航空学校当教员,后来回北碚教书,只不过不在兼善中学了,而是去了一个乡镇中学教英文和物理,学校就在缙云山背后。

蒯佩瑶要养四个孩子,他们都在长身体的时候,那些年如何让他们吃得饱,这才是一个母亲的天职呀!邓家也没有保姆了。32岁以后,蒯佩瑶才开始学着去做一个母亲,开始学当好一个家庭主妇,开始每到周末计算这

一周的开销是否超支,下一周口袋里的那点钱够不够用,老大是不是该买双布鞋,老二的衣服能否改小一点给老三穿,老邓要抽的烟哪里可以买到更便宜一点的。一个铜板恨不得掰成两瓣用,像一个精明的会计。

经过抗战、内战后,邓家已经没有多少家产,邓家在內战中损失的财产,超过日本飞机轰炸造成的损失,国民政府的经济在內战中崩溃了,商人们一样跟着遭殃。解放军快打到重庆时,不要说“邓半城”,连一条街的产业都难以维持。1949年初邓子儒就开始变卖家产,三文不抵两文地卖,就是为了想逃香港。邓子儒也退出了他父亲经营的江湖,帮会里的遗老遗少和兄弟伙,该打发的打发,该遣散的遣散。邓子儒后来参加了工作,在文化局当剧作家的。而蒯佩瑶去一所中学当教英文的老师,他们自食其力,成功地背叛了自己的过去。邓子儒也终于干上了他一心从事的话剧事业,蒯佩瑶身边也再没有比她穿得更好更时尚的人,大家都是一身干部服。蒯佩瑶再也不用为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出门而发愁了。大家那时吃供给制,一切都是政府配给,每月只有3元钱零花钱,这种感觉让邓子儒和蒯佩瑶感到新鲜和自豪。

有一段时间,生活真的很艰难,蒯佩瑶的心中充满了恨。她恨刘云翔,也恨邓子儒,恨生活中的种种混乱和不公。她知道刘云翔被迫转业后在北碚教书,但她没有通过一封信。蒯佩瑶恨了刘云翔好几年,恨到一到夜晚就独自流泪,恨到一回想过去人就要发疯、崩溃,恨到最后……竟然是恨不起来了。唉,恨变成了思念。

1981年6月5号,邓子儒和蒯佩瑶去北碚看望刘云翔。阔别30年后,那个当年穿军装的青年军人已经是一身粉笔灰的老教师啦。邓子儒还趁着酒兴吟诗一首——“犹忆旧园青竹短,惊看双鬓白丝长,笑谈别后冤遭屈,喜得相逢寿以康”。这一天也是“六·五大隧道惨案”40年的周年日。大家并不是故意挑这个日子去的,但是啊,生命中总有些你回避不了的东西。不是你碰巧了,而是命里的约定。

## 重庆之眼

范稳



范稳